



彌勒山建設故事（上）

◎ 詹勳點傳師口述 編輯部整理

座落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尖山上的彌勒山天道清修院，是大家記憶中舉辦法會、各式紀念活動、冬令營、夏令營隊的最佳場地，也是中秋節賞月的好地方，更是櫻花季中，大台北地區最佳的賞櫻地點之一，亦是記憶中萬人登山健行的補給站、喜愛登山者的休憩秘境……

「彌勒山」的建設，緣起於瑞周天定單位松山大佑堂詹寶淋壇主（詹勳點傳師的三叔，也就是老一輩前賢所熟知的「三叔公」），在建設過程中，經歷過許多特殊的顯化，曾在〈基礎雜誌〉刊出；然仍有許多故事尚未

披露，編輯部特邀請詹勳點傳師慈悲再次講述並補充這些珍貴的故事……

彌勒山建設緣起

原本三叔和我們是寶光道場的道親。三嬸歸空後，骨灰安放在寶光建德豐原觀音山的寶塔。有一天三叔去寶塔祭拜三嬸，看到坤道塔位那邊（乾坤分開安放），有兩位穿著體面的年輕人在祭拜，並且哭得很傷心；三叔覺得很奇怪，就問他們：「這位是你們的媽媽嗎？為什麼這麼傷心？」對方回答：「不是，這位是我們的壇主！」三叔疑惑地再問：「來祭拜壇主，怎麼哭得這麼傷心？」

年輕人告知三叔他們的經歷。他們原來是瑞芳人，父親是當地礦工，有一天發生災變，父親因此過世了。在父親過世後，壇主對他們非常照顧；每次開班，壇主都想辦法留他們下來，說：「你們替我整理中堂。」並利用時間去做飯，每次都做很多，然後請他們一家吃飯，並且讓他們將供品帶回家（在他們父親歸空後，壇主的中堂就不再獻水果，改獻麵線、麵、壽桃之類）。他們一家在壇主的照顧下成長，小孩後來也各有成就。因為這處寶塔空間比較小，每次只能兩人祭拜，為了懷念壇主，他們兄弟姊妹輪流去祭拜。

當時三叔就覺得：「我們修道，能夠受後學緬懷與崇拜，只有建立寶塔才有辦法做到。不然像我們的親屬放在墓地，每年清明時候，後輩子孫也不一定去拜。」於是思考著基礎忠恕道場也要建立寶塔，回來呈報給瑞周天定單位詹田老點傳師：「不管怎樣，我們基礎忠恕一定要建立寶塔，這樣才能萬年香煙！」三叔持續地傳達建塔能讓大家「慎終追遠」，共同感念、追思道場前人輩的德行風範，藉由寶塔的安設，讓後學得以景仰與效法，並檢視自己言行是否符合前人



▲ 詹田老點傳師（右二）於 70 年代初彌勒山草創期接待周新發前人（左二）和郭承池前人（中）。

輩的教導。以這樣的理念說服詹老點傳師、郭承池前人、全真周新發前人、陳茫前人等，最後更傳到老前人耳中，獲得前人們的同意。

三叔還考量到：建塔必須要在郊外！停車才不會有問題。若在城市內，日後停車一定成為問題。於是便開始四處尋找適合地點，首先是看七堵一塊地，共 104 甲，每甲 100 萬台幣，104 甲要 1 億零 4 百萬，跟我們的基金 40 萬差太遠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只能繼續在各山區尋找，於湖口、楊梅、萬里、淡水等地都曾找過。而當時老前人則是屬意建設城市道場，因考量交通便利、方便大眾開班之故。

夢見觀音菩薩顯像

早期彌勒山有種藥草治療骨頭接合很有效，只有這裡生長很多。三叔



▲ 老前人蒞臨彌勒山與道親們合影（右四為藍琴領導點傳師，左一為詹勳點傳師，左二為三叔公詹寶淋壇主）。

來採藥時，在山中睡著，夢到觀音菩薩顯像，還有一隻水牛，醒後心想這地方也許不錯。這塊地原本是前省主席邱創煥的堂弟邱木欽所有，因此就透過汐止仕紳的介紹，到嘉義向他們買地開拓。

開始建設時，詹田老點傳師非常煩憂：「這地方這麼大，蓋下去，以後可能需要花大筆經費……，不知是否能成立得起來？」我就勸說：「前人不種樹，後人無法乘涼！我們來做先鋒！若我們這代無法蓋成，就留給下一代去完成。今天我們有一塊錢，就買一塊磚；有兩塊錢就買兩塊磚；有一百元就買一百塊磚；有多少力量，就建設多少！」三叔認為可行，就這樣叔姪倆開始計畫建設。

同時也報告老前人：「我們在汐止找到一塊地，希望能夠蓋道場，順便蓋寶塔。」老前人慈悲前來視察。那是個寒冷的天，下著毛毛雨，雲霧把整個山頭都蓋住。老前人來後，沒多久雲霧竟然就散開了，整座山看起來好像彌勒祖師端坐的坐像，老前人說：「以後叫『彌勒院』。」這是彌勒山第一個名字，那時候就很高興：「老前人賜名！」

彌勒山早期樹木茂盛，應有 50 年沒有人來過，有時候上午 9 點還看不到太陽。我們想先把雜草、藤除掉，但藤整個罩在樹上，盤根錯節，沒辦法清除，也滿傷腦筋的；結果民國 69 年（1980）一次颱風，把藤都吹掉，變成非常乾淨。

志工接力打造工寮

當時從天秀宮上來是沒有馬路的，山路則還要走上約 40 分鐘；而從光明禪寺那邊走過來則要 8 個小時。原想先在山上蓋個屋子好遮風避雨，但考量到以後工程需要錢，盡量以不花錢為原則，只先蓋個簡單的工寮。

詹老點傳師從事西藥買賣，每天晚上 12 點後，就到台北市區繞一繞，四處看看有沒有人在裝潢；如果看到

人家剩下的建材，就去詢問：「你這個還要不要？」如果別人不要，就用車子載到天秀宮先放著，隔天我們再來接力用人工運上去。

當時來接力的人手，第一批大概早上 4 點鐘就來了，這些人是要上班的，他們用扛的先將建材拿到半山腰，7 點鐘就回去準備上班；第二批 8 點以後開始接力，這批是沒有上班或工作的，繼續將建材運上來。差不多 4 個月以後，就蓋了間小木屋（在現在餐廳旁邊的位置），於是山上有了比較像樣的遮風避雨的場所。

700 人的包水餃比賽

我們想：既然有了場所，就可以開始辦活動。第一次，由周前人帶隊，辦了「我們來包水餃」的比賽；分為 34 組，一共有 700 多人參與。

選定 3 月 29 日辦活動，但是在之前的一個月，天天下雨，而且下得滿大的。到了 3 月 27 日，請示詹田老點傳師：「這樣的天氣，該怎麼辦呢？」老點傳師慈悲指示：「就以 3 月 28 日中午 12 點為基準，天氣晴了，我們繼續辦；若 12 點以後還是下雨的話，我們就取消。」結果 28 日上午出太陽了！到中午我們就決定如期舉辦，之

後才開始備料、分組打包，單單水餃皮就至少有 60 斤，再加上餡料，每一組至少 2 斤，34 組就有 68 斤，差不多 70 斤，因為大家平常都不是從事勞力工作，所以（水餃皮及餡料等）就分裝為幾個擔子，由山下吊上來，順利完成水餃比賽的活動。

犧牲小我善心天感

到了下午 2 點，天色開始轉變，像快下雨似的，我們心想：「人這麼多，萬一下起雨來，下山會不方便。」所以就安排大家分批走。詹田老點傳師等大家都走後才走，結果到了下面天秀宮，就下起大雨，當天唯一淋到的就是我們老點傳師。

我問老點傳師：「怎麼只有你淋到雨？」才知道詹老點傳師慈悲為了辦這個活動，在前兩天就開始向上天祈求，希望上天慈悲不要下雨，所有事情都由他來擔待！所以 700 多位參與者都沒有淋到雨，只有老點傳師一個人淋到雨。我說：「上天老中很慈悲！你一個人擔待，結果大家沒事，也沒淋到雨。」活動後，就開始彌勒山的建設。

開路過程波折重重

由於還沒有車輛可通行的馬路，

三叔就一位一位跟當地地主溝通（以前是鄰居，所以熟識）：「我想辦法從你們的地方開一條路上去好嗎？」結果他們都同意了。

之後老前人再次前來關心，走到汐止雨量測量站（現已廢除，位置在勤進路最大30度斜坡上的轉彎處）時，他問我說：「詹勳啊，車子要怎麼上來？」我說：「前人慈悲！我們已經跟地主講好了，就從天秀宮那邊開路，S形上來，大概一公里。」前人說：「欸～嘖！難～難～難～你這個以後看看就坐流籠了。」沒想到路真的就開不成了。

在開路工程開工第二天，有人來阻擋，了解後就跟他們說明：「先前已經跟你們的爸爸和叔叔都講好了。」他們說：「長輩老了，現在輪到我們作主，長輩說的不能算數。」於是只好再溝通。

講好了要動工時，又有人來阻擋……；到最後，初始這條規劃由天秀宮通往彌勒山的道路就沒有開成。這條路比較短，然而當時怎麼開也開不成；道路開不成，有段時間大家心灰意冷，憂愁地想說：「路開不成，建材沒有辦法上來，道場怎麼蓋得成呢？」



▲ 兩條路分別由汐止天秀宮、南港光明禪寺到彌勒山。

心誠意正禮敬地祇

三叔想到：「當初開路時，看到某處有土地公（以前用3個石頭疊在一起就代表土地公），我們也沒有先去拜拜，怎麼就這樣開過去呢？（把三個石頭挖掉了）應該向土地公賠禮道不是！」有一天下著毛毛雨，三叔、我和前立委詹裕仁的爸爸，三個人拿著清香，在半途，當著天禱告：「土地公伯，真抱歉！都沒向您講，就逕自開路。若這條路能通，道場能建成的話，我們為您建造土地公廟！」

有一天，本地白雲里的蕭一郎里長，託人來徵詢我們：「他們那邊（原定從天秀宮上來的路，距離較短）不讓你們過，我這邊提供同意書，你們從這邊（光明禪寺）經過，好嗎？」

我說：「好啊！只要路能通就好啊！」里長就去跟地主們談，經溝通協調，100多人都蓋好印章，於是由光明禪寺到彌勒山天道清修院，這條約5公里的路，就可以開路了。但後來還是有一點波折，講好要動工，卻又有人來阻擋；我們覺得這樣反覆無功也不行！這邊談好，那邊來擋；那邊談好，又換這邊來擋。於是只好先暫停開路工程，停了幾個禮拜。

後來廖學廣當鎮長，再邀集詹家的人和這些年輕的地主們說：「路開了，對你們有好處，你們的地又不會減少，一公頃還是一公頃，只是給人家過，而且地會漲價，一公頃如果原本是100萬，可能會漲到200萬、300萬。」他們才同意，之後才把這條路打通。但這已經是13年後了。

筆路藍縷開出道路

當初上山，一天要走8小時。我們早上8點鐘在光明禪寺放他們下車，在沒有路的狀況下，要去尋找合適開路的路線，真的很不好走；我走過一次，很陡，有些路段甚至要用爬的、鑽的，才能通過。那時候都要帶便當，中午吃完後，繼續走。要到下午5點鐘才能走到天秀宮。

在取得同意書後，送到公所申請，公所人員說：「若由公所來開路，需要3年時間；因為我們要編預算、通過，再開始施工。假使你們願意出錢的話，我一個禮拜就給你們發包。」

我們覺得公所的建議也是個辦法，所以大家就去集錢；那邊捐多少，這邊捐多少……，就這樣湊了200多萬。一個禮拜就發包，由一位九份的人以104萬（200多萬的4成6）的價錢標到。過了18天的時間，開了約3公里路左右，卻遇到一個大石頭山壁。包商說：「這個需要追加預算，不然沒辦法開了。」他們多半都以底價承包，然後再辦理追加預算。我們就說：「我們哪有錢可以追加預算！沒有辦法！」並告知包商：「就先這樣，擺著吧！我們也沒有能力追加款項。已經開通的這個部份多少錢，我們先給你。」

後來一個因緣，就由一位寶光道場的林先生繼續開路，他是承作開路工程的，他說：「我幫你們接續下去。之前標多少，我就比照那個價錢，把你們這條路的後面打通！」路的總長是4,800多公尺，將近5公里，後面這段剩下1.8公里；但這1.8公里，林先生整整開了10個月，由此可看出這段路真的很困難！

鳥嘴尖大石頭事件

打通這段路的過程中，有一段很陡的叫「鳥嘴尖」，開這處時發生一些事情。有一天，承包工程的林先生的太太告訴他說：「山上的工作不要做了！」林先生說：「那有這樣的！這是道場的事情，怎麼能做到一半不要做呢？」林太太說：「這個禮拜來，連續三天夢見你出事！」但林先生心想：自己秉著為道場做事的誠心，不必去相信或擔心會有意外。

林太太心裡仍覺得不妥，後來聽說板橋文化路有一位命相師算得很準，每一次 50 元，就去請命相師幫林先生排一排、算算命。命相師說：「歐桑（台語稱呼，沿用日語おばさん發音簡用，指中年層女性）啊！妳不要開玩笑，這人已經不在了，妳要算什麼？」林太太心裡覺得很毛：「你在胡說八道！我先生好好的，哪有像你說的！」命相師說：「我算起來就是這樣，他人已經不在了！」

當天晚上，她又告訴她先生：「不要再做這個工作了！」

「妳們女人家亂想，做上天的事，會有什麼事情啦！」林先生還是要繼續工程。林太太知道沒有辦法勸

動林先生放棄，就說：「你要誠心一點，既然要做上天的工作，你要誠心一點！」林先生說：「我很誠心啊！我每天早上 4 點鐘醒來，燒香叩首後，5 點鐘出發到山上，6 點就開始工作了……」

過兩天，就遇到一塊大石頭，據我三叔講說：「這塊石頭跟卡車一樣大！」三叔告訴林先生：「林先生，那塊石頭那麼大！你要小心！」林先生就開怪手（挖土機）去推了大石頭一下說：「三叔仔，沒問題啦！我這台怪手這樣一推，可以推 25 噸，這石頭推不動，沒有問題啦！」沒有想到車子一退的時候，這塊大石頭就「嘩地！」一瞬間壓下來，倒向挖土機，「框！」一聲地將推土機的手臂（大概 2 尺厚度）整個壓住，彎不下來。

三叔在後面看到，整個愣住！不知道經過幾分鐘，都說不出話來！之後三叔才喊：「快來人喔！林先生被石頭壓到了！」當時山上只有林先生、三叔、一位簡壇主和他的妹婿四個人。另外兩位趕快跑過來，看到石頭壓在挖土機上，人還在挖土機裡面，也都驚嚇到無法出聲音！又看到林先生滿身都是玻璃，而且底下還在滴血；走近查看，林先生被壓住，除了眼睛外，



▲ 道親們在草創初期的工寮用餐。

全身沒有辦法動。他們就趕快想辦法，開推土機，用鋼索慢慢、慢慢地把怪手手臂拉開。

拉開後，看到林先生身上插著許多玻璃，他們拿姑婆芋葉盛水從他頭上慢慢淋。擦乾後，發現林先生除了腳上有一公分寬的傷口（流血的就是這個地方），其他都沒有事。林先生後來在那邊坐了幾小時！

回想起來，真的很感恩！林先生夏天穿著短褲、打著赤膊；意外發生時，滿身的玻璃，把它沖掉，卻幾乎都沒有受傷；而且挖土機一試，還能

動；後來就把這塊大石頭打碎，用來鋪路。

第二天我來的時候，三叔才說：「昨天林先生差點被大石頭壓死，在烏嘴尖那邊！」事後林先生特意來跟我表達：「我的命算是撿到的，以後這裡的道場如果有任何事情，希望可以給我了愿的機會！」後來我就將整個工程讓林先生繼續做。林先生每天早上6點開始工作，工作到晚上8、9點；別人一天的工時，林先生做了兩天的工作量，把我們這個道場蓋起來。

（續下期）